



元旦过后,己亥岁前,由《文艺报》社与中国作家网合办的“文学观澜”专刊与读者朋友见面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新的聚合、拓展与碰撞。即将迎来70华诞的《文艺报》,是新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全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她拥有岁月所赋予的智慧、深厚与雅正;中国作家网创办于新世纪之初,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众声喧哗的文化语境造就了她的包容、聪敏与鲜活。《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是不同介质的媒体,又是有着共同宗旨和追求的文学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专刊,发挥“1+1>2”的聚变作用,在不同内容、不同思维、不同传播方式的相异与互补中,呈现出当下文学更为丰富、立体的样貌。

专刊将秉承《文艺报》一直以来的专业性、引领性,主动地、欣悦地接纳来自互联网的声音和力量,更加广泛、多样,既能让读者以文学的方式领略时代的蔚然大观,又能谛听生活的细水微澜,体会文学与时代、与生活相互赐予的崇高、善美与活力。

开栏的话

人们常说文学好比灯火,我们应该相信,有一些善恶,终将由文学流传,并以此来启迪人的心智,照亮人的心灵。
· 在人类发展到高科技、高速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当代人应该对文学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出自己的叩问和探求,守望灯火,用文学的方式来寻求人生的价值。
· 文学创作既要有宏大史诗般的书写,也要有细致入微的心灵观照。

有一些



终将由文学流传

□叶梅

曾经读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一个故事:听说有一个老学究晚上行路,忽然遇见一个过去的朋友,走着走着,来到一个破烂的房屋前,那人指着屋子说,这里一定是个文人住的。学究问他怎么知道。那人说,人在白天的时候为生计奔波,掩藏了自己的性灵,只有睡觉时不会有太多杂念,他所读过的书,每个字都会从他的百窍中发出光芒,形状朦胧绚丽,就像锦绣一样灿烂。如果学问做到像孔子、屈原、班固、司马迁一样,他的光芒就会照亮天空,和星星、月亮一样闪亮。次之,他的光芒可以照数丈、照数尺。再次之,发出的光也会如同屋子里的灯,可以照亮窗户。这个房子上的光芒有七八尺高,所以可以知道里面住着一个读书人。这个故事让我读来心生感慨,因为读书人是可以发出光亮的,写书的人想来更是可以发出光亮的。正如人们常说文学好比灯火,我们应该相信,有一些善恶,终将由文学流传,并以此来启迪人的心智,照亮人的心灵。

多年前,我曾在鄂西一个叫做幸福二队的小山寨插队当知青,山区人民的朴实善良,当时的极度贫困以及为了生存的种种算计,让我领受了社会启蒙的第一课。当时所见所闻和经历过的故事情节使我难以平静,成为最初写作的来源和动力。在我发表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小说《香池》《谢了的花》《哑姑》《花灯,像她那双眼睛》等作品里,记述了那个年代鄂西山区人民的生活片段,以及交织在人们命运之间的善与恶。小说《香池》讲述了一个乡村姑娘的故事:香池的爹被极“左”势力迫害致死,妈从此病倒了,两个年幼的弟弟只知哀哀哭泣。15岁的香池悄悄从老师的点名册上划去自己的名字,成了全家的主要劳动力。生活迫使香池早早地成熟,一大堆问号时刻在她心里翻腾,怎么人受气,二杆子得势?龙泉河庄稼年年减产,再加上家里劳动力太弱,不管香池怎样起早摸黑勤扒苦做,每年还是要超支上百块钱。上面清查了所有的超支户,限令香池家在冬月底前将400多元超支款全部还清,否则就要拔锅牵猪,拆屋揭瓦……香池因为贫困而被强迫拐卖,但最终在长江岸边的码头上被人搭救,小说结尾写道:“轮船启航,它颠簸在浊浪排空、艰苦的航段里……”这让我不觉联想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贫困山区,即使在

那样窘迫不堪的环境下,人性的善良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也不曾泯灭。相反,正是靠着石头底下也要冒出绿芽的坚韧,山区人民才得以生生不息,并一步步走向美好。

在插队那时,幸福二队的人家都不富裕,可生性好客的土家人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出来待客。难忘在一个叫梁菊儿的小妹家里,除了吃到稀罕的腊肉,还有梁伯娘煎的鸡蛋卷,她在一个小铁炉里放几块炭,架上一口小锅儿,将打好的蛋液轻轻倒进去,摊成金黄的蛋皮,再放些豆腐丁芝麻粒,卷在一起再煎上片刻,我们在一旁看得口水直滴,说伯娘,您家太过细了。梁伯娘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东西要做得好吃,就要过细。可我们知道,那是她用来换油盐的鸡蛋,除了给我们这几个知青吃,她们家自己从来不吃。幸福二队的人勤劳,在他们的日子里,酣畅的劳作是让他们感受愉快和得意的事情。有一位叫龙二哥的土家人一手可举起半扇石磨,一肩挑起200多斤,锄头和粪桶要比别人的大两倍。二哥对各种活计都挥洒自如,酣畅淋漓干活的同时还能眉飞色舞地跟人说笑,或是扯起喉咙喊一阵山歌。他们劳动的样子实在令人陶醉。多年之后,318国道从极为偏僻的幸福二队穿过,当年的沙石子路成了宽敞的国道,后来又成为高速公路,还有了宜万铁路。我多次乘车从那条道上经过,竭力想看一看幸福二队的模样,但一次次变化着,渐渐变得认不出来了,只是远远的,那座山梁还立在那里。曾经的那一片静谧朴素的土地,就如一幅淡



2018年12月16日,叶梅在第十三期“百川汇海·作家大讲堂”演讲

淡的水墨画,清澈的水龙潭,弯曲的田间小道,包着头帕的崔队长、梁伯娘、二哥、菊儿,那些幸福二队的乡亲们,那些打着土家花锣鼓,唱着“十姊妹”的兄弟姐妹,将人间质朴的爱和善给了当年那个16岁的女孩,让她的内心深处,始终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为她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明亮温暖的底色。

近年,我采访了解到一位广州普通女子翟美卿如何成为享誉全国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的故事。她说自己是踩着改革开放的路径一步步走过来的,是坚持爱和诚信才得以发展的。当年她22岁只身到北京创业,在京郊一个农家院里办起了一家生产床垫的小工厂,从广东顺德请来了几位师傅,每天起早贪黑采购材料,加工制作,推销产品,经过一番努力,生产的“美满”床垫进入京城一家家商场,工厂开始盈利。没想到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夜,歹徒摸进院子撬开了她的房门,用刀逼着她打开保险柜,幸亏偶遇路过的工友相救,她才捡回了一条性命。生死磨难没有让她退缩,反倒使她更加懂得要珍惜生活,1990年与丈夫刘志强白手起家,创办企业,提出“办好实业,回报社会”的企业宗旨,2005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国家级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持续运营到今天。她以一个女性的柔软和坚定,传递大爱,在全国贫困地区建立了超过1550间香江爱心图书室,设立了帮助贫困地区女性创业,帮助单亲特困母亲建安居房,帮助聋儿做耳蜗,资助贫困白内障病人做白内障手术等慈善项目,为无数需要帮助的家庭带去了生活的光亮。她多次说,她在致力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

在撰写长篇报告文学《大对撞》期间,我又有幸采访了解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者们。他们是中国,也是国际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李政道、谢家麟、方守贤、叶铭汉、陈和生、王贻芳等,他们如当年的陈景润一样痴迷于科学的研究,具有崇高的理想追求,目标远大、脚踏实地,生活中谦逊自律,勤奋俭朴,富有爱心。由他们建造成功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目前是世界八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是国家与世界高能物理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可谓强国重器。

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离开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将如何工作与生活?世界已经进入智能时代,互联网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但人们可曾知道,中国互联网第一个接入点在哪里?是谁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中国第一条国际计算机联网专线开通又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因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而开端的。正是缘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建

讲座主题:广阔的生活和诗意

讲座时间:2018年12月17日15点



· 很多的生活,你受过的苦,

你经历过的磨难,从更长远的

时间看,最后都会化成诗意。

· 你对生活的热爱,

其本身就包含着诗意。



<http://video.chinawriter.com.cn>

可登陆网站或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作家网文学直播间收看讲座视频

主动地生活 被动地写诗

□李少君

我们过了50岁的人,会回顾人生很多的节点。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我所经历过的很多事情,最后都变成了诗歌,当时我并不知道会把它写成诗,但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会把它写成诗歌。

今年我出了一本诗集叫《海天集》,其中收了一首长诗叫《闯海歌》,写的是1988年我闯荡海南经历的很多故事。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可以说是一代人的。那时候有一个“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历史事件,是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时产生了很多现在回想起来依旧可歌可泣的故事,我都把它写进了诗歌里,所以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包括我人生经历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很多的生活,你受过的苦,你经历过磨难,从更长的时间看,最后都会化成诗意。

我所在的《诗刊》是1957年创刊的,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关心下创刊的。当时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18首诗歌和给我们老主编臧克家的一封长信。去年是《诗刊》创刊60周年,我们在编作品选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主动地生活,被动地写诗”,才会真正具有诗歌的价值。

你对生活的热爱,其本身就包含着诗意。比如重庆诗人李元胜,也是一个植物和昆虫学家,去全国各地拍摄昆虫花草,创作了10多本关于这方面的科普著作。他去海南岛的时候,到海南岛著名的三大原始森林里面去拍摄,而且经常一去就是10多天。这就使李元胜的写作不同于别人,他的写作中经常出现自然的花草昆虫,他对植物昆虫的热爱,最后都变成了诗,他的思维方式、诗歌意象与其他的诗人不同。很多诗人作家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一定要有一种专心的热爱,专心的热爱最后都会变成诗歌。

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拍照,拍照有个特点,就是要聚焦,你如果不聚焦的话,一张照片会漫无边

际,没有目的、没有中心、没有主题。但一旦聚焦之后,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品,成为一幅好的照片。文学也是这样,将你的情感专注于某一点,用文字描述出来就可能变成一首诗或者一部文学作品。

尤其诗歌,是以最简洁的形式,最直接的形式把你的情感编织成一首诗。所以情感或者说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特点,这个抒情性前提一定是充满情感的,充满爱的,充满专注的。你只有情感专注了,你才会想到去写它。一个细节,一个可能是不经意的发现,会因为情感的专注最后会升华为诗歌。苏东坡著名的爱情诗,是他的妻子去世10年后才写的。某一个晚上回想起当年和妻子的情感,然后把它写下来。在他人生忙碌的时候,他会通过忙碌来忘记这些,把情感暂时压抑下来,但他总有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有孤独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些情感就钻出来了,涌现出来了,就成为了诗歌。但前提是,他拥有过一段深刻的爱情、亲情。

大家都知道情感有各种各样的,好的诗歌首先要感动自己,才有可能感动别人,因为你首先对之倾注了饱满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在座所有的人,并不认识李白也不认识杜甫,我们也不认识苏东坡,但我们读他们的诗会落泪,会感动,因为他倾注了全部情感,把他生活中所观所感,他的热爱,他的深情,都记录下来,我们读了仍然会感动,仍然会流泪,即使过了1000年。

人类真正的文明也好,真正的历史也好,都是被文字记载的,包括情感都是被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这些情感这些历史这些经验都会消失,没有被文字记载过的这些历史和美丽的事物,实际上是在黑暗中的,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作为一个诗人,要对生活保持一种深情,一种热爱。怀着这种热爱和深情投身于这个世界,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和未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

中,再用你的诗歌你的文字,把你的情感你的经验全部记录下来,这个时候诗歌才能具有永恒的历史的价值。你自己本身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只要真正做到了真挚地、坦诚地生活,然后表达出来,我相信你的诗歌就会打动别人,就会留下传下去。

杜甫在他所处的时代,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的诗人,但是杜甫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诗人,他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关注天下,关注万物,关注黎民百姓。当他去记录这些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些文字会永远留传下去。他只是怀着真挚的情感、火热的心情,或者某种沉痛,投入进去,去观察、思考和抒发,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和历史。

我们当代社会也是这样。当代社会发生了很多巨大的改变,我们的诗人应该更进一步地投身这种生活。我在编改革开放40年诗选《春暖花开四十年》的过程中就有这个体会,我们很多的诗人创作都有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当时就能描述出来。我为什么要写《闯海歌》?面对曾经充满激情的生活,我作为一个诗人不描述下来,是失职的。我不描述,年轻一代就没办法了解那段充满激情的火热生活。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我觉得我有义务写下来。我真诚地把自己的生活描述下来,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意义有多大,这个不用我考虑,我只要描述下来就可以了。

当代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但是很可惜,我们的诗歌创作在这方面的意识还不是很强,没有真正地把这样的生活、这种改变描述下来。

大家现在更多地专注于个人内心的一点小感受、内心的一些小情绪——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只盛行这样的内心情绪,格局就显得有点小。我觉得在一个大时代,还是要有大诗人。

盛唐诗歌,气质在边塞诗,流传下2000多首的边塞诗,有它们,才有我们说的盛唐气象。山水诗在

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宋代也有、明代也有,肯定显不出唐代的伟大来。如果没有边塞诗,唐代的诗歌会是多么的单调。边塞诗的形成,其实就是当时很多的读书人,应该说是知识分子,他们主动去边疆开拓建功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写下了自己的情感和感受。

王维这种比较隐逸的诗人,都写过边塞诗。如果他没有去西域,他就写不出气象开阔的诗歌,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作为一个诗人,投入你所生活的时代的方方面面,充满激情地、全身心地拥抱它,这个过程既是你个人生活的开疆拓土,也是美学审美的开疆拓土。在陌生的经验面前,肯定能激发你新的灵感,激发你用自己的文字来描述和记录。

任何时代的文学、文化,或者诗歌,总是比时代要滞后一点,包括我本人的写作。我1987年就去海南了,直到这两年我写海南的诗才慢慢多起来。我想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包括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伟大壮丽的生活,对它的描述,对它在文学中的展开,可能还要一定的时间来积

累,与之匹配的诗歌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写出来。不过你只要真心地、充满深情地投入过这样的生活和世界,你最后还是会创作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杰出诗歌——这既是我对诗人们的期望,也是对未来诗人们的期望。

中国诗歌有一个评判标准,就是境界,这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断往高处走,境界才能更开阔。一个诗人随着他的境界、视野不断开阔,诗歌也会越写越大气,越写越优秀,这样的诗歌写出来才能对这个时代有所交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有高境界、大境界的人,才能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

王国维说“有境界自成高格”,确实,有大境界方有大格调,有大格调方有大作品。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诗人们不断地自我修炼、自我超越,境界越来越高之后,自然会产生更优秀的作品,与我们时代的高度实现统一。还是那句话,主动地生活,深情地拥抱世界,最后一定会写出优秀的作品!